



啓者敝樓出有七十七號定單一紙註明來赤扣帶一只修理於一月十九日經本人取去惟此定單遺失若各人拾得概作無效特此鄭重聲明  
亮察

天寶銀樓謹啓

成都鳳祥銀樓  
收買  
沙金  
珠寶  
石飾

精製中西銀首飾  
督鍊十足條錠金葉  
本日赤金價格  
五十六兩正  
九成金飾照赤金價九折計算

# 成都鍊筆

社刻鐫印刷  
社墨值特前  
一跡格鄭出  
律印外重之  
社謝刷從露品  
址絕不廉佈久  
成都恕印取凡爲  
春熙不違件賜各  
路接禁迅顧界  
中治物速者讚  
市及但請許  
大翻圖到已  
舞印章敝不  
台原不社贅  
右樣刊面贅  
側等紅議載  
敝模價茲

各界注意  
春熙西路成都照相館  
相材料行內新設  
大中華照相館  
佈景  
化妝  
光線  
工作  
出品

門對館華錦路熙春  
店商綬綢祥福

最近新到貨品  
精美素雅  
鮮豔奪目  
純絲織造  
新到男女大衣花樣更爲奇特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 益州參茸燕莊

是爲社會人士  
備儲一切扶危  
救急起死回生  
各種良藥  
住春熙路新明電影對門

### 電影廣告

宜昌 飛歷一月廿六號起  
飛歷一月廿六號起  
梁祝痛史  
美入計  
陽歷一月廿六號起廿八號止連映  
一次完  
九大本  
特映



興利綢緞莊

最近運到海式女大衣(尺碼俱全)

營業部春熙路北段

敬啓者本社在川首先創辦排印聚珍做宋字名片計今八年所出之品深蒙各界贊許對於石鉛印刷無不力求比擬如蒙賜顧印刷商標廣告圖書股票表冊簿據仿單名片信封信箋無不精益求精并兼價格低廉極表歡迎  
川省首先開創的做宋名片第一家  
仿鴻坭印刷社謹啓  
營業處住代書街一百二十四號

### 儲蓄穩固

聚興誠銀行儲蓄部



新新副刊

期八十二

風雨之夜

血紅

驟漆似的天空，佈滿了烏雲，暗暗地大風，靈力吹着，雨點下得愈是大了，一間破濫的茅屋頂上，被風刮去幾個頭大的孔穴，雨點直落到底面，一間草屋裏，片刻間變成丁泛濫的湖面，

在阿森的夜裏，風雨澎湃的當中，由這間茅屋裏，不停地送出一種悽悽悲憤的呻吟，同時又有了一個年少的帶着哭泣的問話聲：「爸爸，是怎麼了？」「唉，大半是不行了！我的腰膀實在痛得很，恐怕是背脊打斷了罷！」一種很淒涼的聲音回答着。這明明是阿大的父親呢。

「你到他屋裏去，你又沒有冒犯他，爲甚麼就下這種毒手呢？爸爸」阿大哭喪着臉，很懷疑地這樣問着；「唉，老大，你怎未曉得啊！今天我一走到他那去，主人還沒有起來，他的幾個兒子問我做什麼，我說請把老爺請出來，我要對他說話，他的幾個兒子很冒火的對我說道：『有話對我們說不是一樣嗎，你這個老東西……』說了他們盡

都走了！我在那裏等了半天等得不耐煩了，我才高聲的喊了兩聲，一會兒，主人怒匆匆的走了出來，一隻手揉着眼睛，一隻手指我罵道：「你這個老不死的東西，這樣早跑出來大驚小怪地，把我的眼睛都驚醒了，狗東西的！」我聽他罵不敢做聲，直到罵完了，我才戰戰兢兢的向他說：「老太爺，今年年乾，穀子比去年要少收一半，老太爺是曉得的，家下現在連一顆穀子都沒有了，一天祇有拿點糧食來當頓，都祇吃兩頓！望老太爺施恩，所欠的幾石租谷，小的實在拿不出，你老人家施積德捨了糧吧！」我的話還沒說完，當時他就大發雷聲的罵道：「我以為你來做甚麼，殊不知你又來要少租，你這個喂不飽的狗，你……你……」說着就跟我一耳光打來，我正想要跑，他那幾個兒子拿着扁担就打起來，「唉！唉！唉！阿大的父親，說到這裏，氣喘了。隨後又才說：『當時就把我打暈死過去！等我醒來的時候，我才曉得是在霧天壩上躺着，幸喜碰着了你不，不然，我恐怕就要死在那裏罷！唉！楊達富，你奸心毒壞了！』」

……阿大的父親，話說久了，又加之以心裏一急，所以就嘔了一地的鮮血，把一間屋子裏像湖泊機的水都染的腥紅了！阿大急忙把他扶住，眼睛都哭的紅腫了！」

外面的雨，還是不住地從頂上孔穴滴下，把一間沒帳幕的小床浸濕透了，阿大父親身衣裳也濕透了，無情的冷風，陣陣的進來，雖說還是八月天氣，阿大的父親抖抖地發戰起來了。

「唉，楊過這傢伙！你以為你有錢有勢，就可以隨便打死人，把我們的性命，看得同雞鴨一樣，阿大的父親，說得過於激烈，不妨振動了剛才受傷的創口，痛得昏了過去。最後忽然鼓着血絲壅滿了雙目，眼睜眦地注視着阿大的面孔，一頭怒不可遏的令人畏懼的忽然一聲大喊兩手不住地亂揮，兩足也不住地亂亂。最後手足都不動了，兩眼翻白，四肢都冷了，僵硬了。」

一種尖銳的，高大的號陶聲，在狂風雨  
中洶湧着。阿大的父親，已經不願再在萬惡  
的社會中受那牛馬式的比地獄還黑暗的生活  
而與世長辭了！

咆哮的大風，儘力吼着，同箇比雨的聲  
打做一片。好像是千軍吼喊，火山爆發，一  
樣的驚心動魄，表示着未來的恐怖！

驚心動魄，表示着未來的恐怖！

男人的哀歌

道耕

我顫索着身兒，  
躁躩門前；

蹀躞門前：

新  
新  
副  
刊

忽健健的燕影，  
依然南逝！  
簾雨三五四夥，  
勃率鏖鏖；  
燕去樓的秋光，  
曾深幾度？  
遊子衣單，  
狂風吶吶怒鳴，  
裏目誰問，  
燭影同巴身影，  
饒中震顫；  
窗外以及戶外，  
黑夜慢慢，

次毛手還沒有到嘴的時候，今天却要他站住。他們每天娛樂的牆角下等候他的同伴，他一雙小腳立得有點酸軟，貴生和鬼子仍不見來，他害怕立得的爸爸。和鬼子家裏的黃狗，所以他害怕腳立得酸軟些，但不敢走到他的同伴家裏去探聽確息，但他終於耐不過街頭的寂寞，兩隻軟弱的小腿也無力支持他那那麼大的胴體，他想到貴生家裏爸爸的威風聲，竟不及鬼子家裏的黃狗，他因此鼓了很大勇氣，決定走到貴生家裏探望貴生，他走到貴生家裏的門口，即發現貴生的爸爸在屋裏的圍沿下直挺挺的立着，他伸縮了一下舌頭，退到門口的側旁，再探首一望，貴生立在他爸

爸跟前那新襪已經映入他薄弱的眼簾了，貴生今天換了新衣服，而且衣服上還有那麼多的紅綠花，水牛被這樣好奇心驅使着情不自禁的喊了一聲「貴生！」他那顆小心即跳動，提步離開貴生家裏的門口幾步遠，

「水牛，我爸爸說今天過年，不要出來，怕新衣弄髒了呀，你怎麼不換新衣呢？」貴生走出向水牛說完這些話，伸着一雙靈慧

的圓眼向貴生逛了幾逛，又溜煙地跑進屋裏去了，

水牛渴望的貴生是這樣地無情而去，他

「媽過年呀！」

俊德

水牛這小孩，今年才五歲，伶俐，活潑，但殘酷的命運已經註定他開始苦痛的歷程，他的一顆小心也似乎因感覺到苦痛的襲擊而漸漸喪失了孩兒們特有的天真，這是他的不幸，抑是命運的殘酷，或造物的不平？

水牛今天照例的吃下了兩頓毛芋，走到冷落的街頭去找他相遊的相伴，以往總是他的同伴貴生和鬼子到他家來邀他，當他第二

931. 1, 29,

331, 1. 29.